

內觀教育基金會 2018.05

清代真樸宗寶本 (1676)

內觀教育基金會編輯
2018.05

御製六祖法寶壇經序

朕聞佛西方聖人也。爲善不倦。博濟無窮。又曰佛彌也。其能彌世教而隆大行者也。故周頌曰。佛時仔肩。示我顯德行。是知佛爲彌訓。無餘蘊矣。昔達磨遠歸東土。不立文字。直指人心。見性成佛。夫性天人一也。文字爲心之畫。而性融焉。有善有惡。有邪有正。得其正則性善。而言順。得其邪則性惡。而言乖。子思曰。自誠明謂之性。又曰。誠者天之道。不誠無物。苟能於性上。究其

壇經序

真宗。辨其善惡。則聖賢地位。何患乎不至耶。故佛樂於爲善。心無邪見。性體圓明。虛靈澹泊。於空而不著。空於相而離諸相。所以成佛果。而彌隆朕治道也。若謂崇供養而求福田利己。朕所不取焉。越之南有禪和者盧慧能。乃新州人也。師於黃梅。得衣鉢之傳。究性宗之學。隱於曹溪。沒後其徒會其言。傳爲壇經法寶。其言正其性善。大槩欲人循諸善道。離諸惡趣。與吾儒窮理盡性。自誠入聖之理。而無殊矣。

<p>因萬幾之暇。製為序。命廷臣趙玉芝。重加編錄。鈔梓以傳。為見性入善之指南云。故叙。</p>		<p>壇經序</p> <p>三</p>
---	--	---------------------

六祖大師法寶記序

宋吏部侍郎郎簡述

按唐書曰後魏之末有僧號達磨者本天竺國
 王之子以護國出家入南海得禪宗妙法自釋
 迦文佛相傳有衣鉢為記以世相付受達磨齋
 衣鉢航海而來至梁詣武帝帝問以有為之事
 達磨不說乃之魏隱於嵩山少林寺以其法傳
 慧可傳僧璨璨傳道信信傳弘忍忍傳惠能
 而復出神秀能於達磨在中國為六世故天下
 壇經 序 一

謂之六祖法寶記蓋六祖之所說其法也其法
 乃生靈之大本人焉鬼神焉萬物焉遂與其清
 明廣大者紛然而大異六祖憫此乃論人欲人
 自求之即其心而返道也然天下之言性命者
 多矣若其言之之至詳理之之至當推之之至
 悉而釋氏得之矣若其示之之至直趨之之至
 徑證之之至親而六祖之於釋氏又其得之也
 六祖於釋氏教道可謂要乎至哉今天子聞善
 關記謂以本性證乎了義者未有舍六祖之道

而有能至於此者也是則六祖者乃三界之慈
 父諸佛之善嗣歟偉乎惟至聖而能知至道也
 然六祖之說余素敬之患其為俗所增損而文
 字鄙俚繁禱殆不可考會沙門契嵩作壇經贊
 因謂嵩師曰若能正之吾為出財模印以廣其
 傳更二載嵩果得曹溪古本校之勒成三卷衆
 然皆六祖之言不復謬妄乃命工鏤板以集其
 勝事至和三年三月十九日序

壇經

序

二

重刻法寶壇經凡例

一法寶壇經之名乃大師自命之題非後人尊稱曰經也以大師將入滅時門人法海問曰和尚入滅後衣法當付何人師曰吾於大梵寺說法以至於今抄錄流行目曰法寶壇經汝等守護遞相傳授度諸羣生但依此說是名正法然大師得法弟子雖多此經因法海請問故續集之名唯海獨擅諸人無預故略等字

壇經

凡例

三

一翻經之法多用潤色語以西域語勢與此方相懸且又多倒故必潤色方合此方之機若壇經則編者不必潤文只是六祖本色語最妙今觀此經刻者甚夥於中多參已見而潤色之返失其真且若初品乃是大師最初出世對眾自序行脚始末來源每於自稱處必曰惠能蓋謙辭也後人不知去其惠字但言能曰如此則是作文者之稱全失其旨矣今從舊本改正

一此經元無品目乃集者以類相從分爲十

品卽其所立名亦就經義舊本般若第二

新刻沒在初品其新刻法門對示品第九

乃從舊刻付囑品第十中開出及詳法門

對示品中正是付囑之法使諸弟子依教

奉行者不必離之故今從舊本

一得法弟子志誠志徹神會皆在付囑之列

而前所編得法之人則以此三人揭於頓

漸品中不預悟道機緣蓋誠因稟秀命竊

壇經

凡例

四

法於曹溪徹因北宗門人使爲南來之刺客此二人者因邪打正竟受大師之法化以此獨標其品一則以彰大師慈忍三昧之力二則以見法化機緣以顯正法之利有如此者亦僧史董狐之筆也至若神會禪師卽爲荷澤乃襄陽人童真出家可謂正信自來參禮可謂正見及初見之頃大師卽問還將得本來否會曰以無住爲本見卽是生觀此語可謂上智利根夙具般

若緣者況生平未登北宗之門且傳末云	大師滅後會入京洛大弘曹溪頓教是乃	曹溪的骨子何得列於誠徹之後而墮闡	提之類哉是乃編者無謂而後人竟無察	識者今特改正提向機緣品中列於智墮	之後蓋曹溪之道由南嶽青原振其綱大	闡於荆楚而永嘉播於吳越智墮擅於河	北會乃重於京洛與秀並驅由此西來之	道大被寰中矣是三師者大有功於曹溪	壇經 凡例 五	故特表而出之	一經置十品非大師所設蓋結集者以類相	從其舊本立名頗符經旨但失於野于義	欠馴今依義命名次第沿緣貴在一貫故	略為更訂增其品字如經之式猶為鄭重	十品之目具列于左	自序品第一 般若品第二	決疑品第三 定慧品第四	妙行品第五 懺悔品第六
------------------	------------------	------------------	------------------	------------------	------------------	------------------	------------------	------------------	---------	--------	-------------------	------------------	------------------	------------------	----------	-------------	-------------	-------------

機緣品第七 頓漸品第八	護法品第九 付囑品第十	夫大法將興必有由致如升堂得序入室可	臻故置序品第一既得其序必入其奧般若	玄旨道之奧歟故次之以般若般若性德本	具無虧但明昧分岐中道難致匪憑決擇誤	墮邪途故次之以決疑疑情既決自性圓明	靜亂齊平止觀雙運故次之以定慧定慧均	等理事圓融動靜不移方為大定故次之以	壇經 凡例 六	妙行妙行內秘理障未除夙習現流事障難	遣二障現前果難克證故次之以懺悔因懺	入實達罪性空空性圓明當下解脫得解脫	者方名真僧故次之以機緣機緣偶合全在	夙根根有利鈍故悟有易難故次之以頓漸	頓漸既分道修在已施功不易弘之在人上	賴王臣為法外護故次之以護法護法得人	付授當器續燄傳燈流芳終古故以付囑終	焉
-------------	-------------	-------------------	-------------------	-------------------	-------------------	-------------------	-------------------	-------------------	---------	-------------------	-------------------	-------------------	-------------------	-------------------	-------------------	-------------------	-------------------	---

六祖大師緣起外紀

大師名惠能。父盧氏諱行瑫。母李氏。唐武德三年九月。左官新州。母李氏先夢。庭前白花競發。白鶴雙飛。異香滿室。覺而有娠。遂潔誠齋戒。懷妊六年。師乃生焉。正唐貞觀十二年戊戌歲二月八日子時也。時毫光騰空。香氣芬馥。黎明有二僧造謁。謂師之父曰。夜來生兒。專為安名。可上惠下能也。父曰。何名惠能。僧曰。惠者以法惠濟衆生。能者能作佛事。言畢而出。不知所之。師

壇經

紀

七

不飲母乳。遇夜神人灌以甘露。三歲父喪。葬于宅畔。母守志鞠養。既長。鬻薪供母。年二十有四。聞經有省。往黃梅參禮五祖。器之。付衣法。令嗣祖位。時龍朔元年辛酉歲也。南歸隱遯。至儀鳳元年丙子正月八日。會印宗法師。詰論玄奧。印宗悟契師旨。是月十五日。普會四衆。為師薙髮。二月八日。集諸名德。授具足戒。西京智光律師為授戒師。蘇州慧靜律師為羯磨。荊州通應律師為教授。中天着多羅律師為說戒。西國密多

三藏為證戒。其戒壇。乃宋朝求那跋陀羅三藏

創建立碑曰。後當有肉身菩薩於此授戒。又梁天監元年。智藥三藏自西竺國航海而來。將彼土菩提樹一株。植此壇畔。亦預誌曰。後一百七十年。有肉身菩薩。於此樹下。開演上乘。度無量衆。真傳佛心印之法主也。師至是祝髮受戒。及與四衆開示單傳之旨。一如昔識。梁天監元年儀鳳元年丙子得次年春。師辭衆歸寶林。印宗一百七十五年與緇白送者千餘人。直至曹溪。時荊州通應律

壇經

紀

八

師與學者數百人。依師而住。師至曹溪寶林。觀堂宇湫隘。不足容衆。欲廣之。遂謁里人陳亞仙曰。老僧欲就檀越求坐具地。得不。仙曰。和尚坐具幾許濶。祖出坐具示之。亞仙唯然。祖以坐具一展。盡罩曹溪四境。四天王現身坐鎮四方。今寺境有天王嶺。因茲而名。仙曰。也和尚法力廣大。但吾高祖墳墓。並坐此地。他日造塔。幸望存留。餘願盡捨。永為寶坊。然此地乃生龍白象來脈。只可平天。不可平地。寺後營建。一依其言。

師遊境內山水勝處輒憩止遂成蘭若一十三所。今日花果院隸籍寺門其實林道場亦先是西國智藥三藏自南海經曹溪口掬水而飲香美異之謂其徒曰此水與西天之水無別溪源上必有勝地堪為蘭若隨流至源上四顧山水回環峰巒奇秀歎曰宛如西天寶林山也乃謂曹侯村居民曰可於此山建一梵刹一百七十年後當有無上法寶於此演化得道者如林宜號寶林時韶州牧侯敬中以其言具表聞奏上

壇經 紀 九

可其請賜額寶林遂成梵宮蓋始於梁天監三年也寺殿前有潭一所龍常出沒其間觸撓林木一日現形甚巨波浪洶湧雲霧陰翳徒眾皆懼師叱之曰你只能現大身不能現小身若為神龍當能變化以小現大以大現小也其龍忽沒俄頃復現小身躍出潭面師屢鉢試之曰你且不敢入老僧鉢孟裏龍乃游揚至前師以鉢盂之龍不能動師持鉢歸堂與龍說法龍遂蛻骨而去其骨長可七寸首尾角足皆具留傳寺

門師後以土石堙其潭今殿前左側有鐵塔鎮處是也龍骨於至正己卯寺罹兵火因失未如所之

師墜腰石鑄龍朔元年盧居士誌八字此石向存黃梅東禪明嘉靖間粵中宦者於彼請歸曹溪今尚存又唐王維右丞為神會大師作祖師記云師混勞侶積十六載會印宗講經因為削髮又柳宗元刺史作祖師謚號碑云師受信具逃隱南海上十六年度其可行乃居曹溪為人師又張商英丞相作五祖記

壇經 紀 十

云五祖演化於黃梅縣之東禪院蓋其便於將母龍朔元年以衣法付六祖已散眾入東山結庵有居民馮茂以山施師為道場焉以此考之則師至黃梅傳受五祖衣法實龍朔元年辛酉歲至儀鳳丙子得十六年師方至法性祝髮他本或作師咸亨中至黃梅恐非梁天監元年壬午至唐儀鳳元年丙子得一百七十五年應智藥三藏預誌云

六祖大師法寶壇經

賜紫當山主法第三十七世孫真樸重梓

自序品第一

時大師至寶林韶州韋刺史名與官僚入山請師出於城中大梵寺講堂為衆開緣說法師升座次刺史官僚三十餘人儒宗學士三十餘人僧尼道俗一千餘人同時作禮願聞法要大師告衆曰善知識善提自性本來清淨但用此心直了成佛善知識且聽惠能行由得法事意惠

壇經

一

能嚴父本貫范陽左降流于嶺南作新州百姓出身不幸父又早亡老母孤遺移來南海艱辛貧乏於市賣柴時有一客買柴使令送至客店客收去惠能得錢却出門外見一客誦經惠能一聞經語心即開悟遂問客誦何經客曰金剛經復問從何所來持此經典客云我從蘄州黃梅縣東禪寺來其寺是五祖忍大師在彼主化門人一千有餘我到此中禮拜聽受此經大師常勸僧俗但持金剛經即自見性直了成佛惠

能聞說宿昔有緣乃蒙一客取銀十兩與惠能

令充老母衣糧教便往黃梅叅禮五祖惠能安

置母畢即便辭違不經三十餘日便至黃梅禮

拜五祖祖問曰汝何方人欲求何物惠能對曰

弟子是嶺南新州百姓遠來禮師惟求作佛不

求餘物祖言汝是嶺南人又是獍獠若為堪作

佛惠能曰人雖有南北佛性本無南北獍獠身

與和尚不同佛性有何差別五祖更欲與語且

見徒衆總在左右乃令隨衆作務惠能曰惠能

壇經

二

啓和尚弟子自心常生智慧不離自性即是福

田未審和尚教作何務祖云這獍獠根性大利

汝更勿言着槽廠去惠能退至後院有一行者

差惠能被柴踏確八月餘日祖一日忽見惠能

曰吾思汝之兄可用恐有惡人害汝遂不與汝

言汝知之否惠能曰弟子亦知師意不敢行至

堂前令人不覺祖一日喚諸門人總來吾向汝

說世人生處事大汝等終日只求福田不求出

離生處苦涉自性若迷福何可救汝等各去自

看智慧取自本心般若之性各作一偈來呈吾
 看若悟大意付汝衣法為第六代祖火急速去
 不得遲滯思量即不中用見性之人言下須見
 若如此者輪刀上陣亦得見之喻利根者見機而作衆得
 處分退而遞相謂曰我等衆人不須澄心用意
 作偈將呈和尚有何所益神秀上座現為教授
 師必至他得我輩謾作偈誦枉用心力諸人聞
 語總皆息心咸言我等已後依止秀師何煩作
 偈神秀思惟諸人不呈偈者為我與他為教授

壇經 三

師我須作偈將呈和尚若不呈偈和尚如何知
 我心中見解深淺我呈偈意求法即善覓祖即
 惡却同凡心奪其聖位奚別若不呈偈終不得
 法大難大難五祖堂前有步廊三間擬請供奉
 盧珍畫楞伽變相及五祖血脈圖流傳供養神
 秀作偈成已數度欲呈行至堂前心中恍惚遍
 身汗流擬呈不得前後經四日一十三度呈偈
 不得秀乃思惟不如向廊下書著從他和尚看
 見忽若道好即出禮拜云是秀作若道不堪枉

向山中數年受人禮拜更修何道是夜三更不
 使人知自執燈書偈於南廊壁間呈心所見偈
 曰

身是菩提樹 心如明鏡臺
 時時勤拂拭 勿使惹塵埃

秀書偈了便却歸房人總不知秀復思惟五祖
 明日見偈歡喜即我與法有緣若然不堪自是
 我迷宿業障重不合得法聖意難測房中思想
 坐卧不安直至五更祖已知神秀入門未得不

壇經 四

見自性天明祖喚盧供奉來向南廊壁間繪畫
 圖相忽見其偈報言供奉却不用畫勞爾遠來
 經云凡有所相皆是虛妄但畱此偈與人誦持
 依此偈修免墮惡道依此偈修有大利益令門
 人炷香禮敬盡誦此偈即得見性門人誦偈皆
 歎善哉祖三更喚秀入堂問曰偈是汝作否秀
 言實是秀作不敢妄求祖位望和尚慈悲看弟
 子有少智慧否祖曰汝作此偈未見本性只到
 門外未入門內如此見解竟無上菩提了不可

得無上菩提須得言下識自本心見自本性不生不滅於一切時中念念自見萬法無滯一真一切真萬境自如如之心即是真實若如是見即是無上菩提之自性也汝且去一兩日思惟更作一偈將來吾看汝偈若入得門付汝衣法神秀作禮而出又經數日作偈不成心中恍惚神思不安猶如夢中行坐不樂復兩日有一童子於碓坊過唱誦其偈惠能一聞便知此偈未見本性雖未蒙教授早識大意遂問童子

壇經

五

曰誦者何偈童子曰爾這猶獡不知大師言世人生灰事大欲得傳付衣法令門人作偈來看若悟大意即付衣法為第六祖神秀上座於南廡壁上書無相偈大師令人皆誦依此偈修免墮惡道依此偈修有大利益惠能曰上人我此踏碓八箇餘月未曾行到堂前望上人引至偈前禮拜童子引至偈前禮拜惠能曰惠能不識字請上人為讀時有江州別駕姓張名日用便高聲讀惠能聞已遂言亦有一偈望別駕為書

別駕言汝亦作偈其事希有惠能向別駕言欲學無上菩提不可輕於初學下下人有上上智上上人有沒意智別駕言汝但誦偈吾為汝書汝若得法先須度吾勿忘此言惠能偈曰

菩提本無樹 明鏡亦非臺

本來無一物 何處惹塵埃

書此偈已徒眾總驚無不嗟訝各相謂言奇哉不得以貌取人何得多時使他肉身菩薩祖見眾人驚怪恐人損害遂將雜擦了偈曰亦未見

壇經

六

性眾以為然次日祖潛至碓坊見能腰石舂米語曰求道之人當如是乎乃問曰米熟也未惠能曰米熟久矣猶欠篩在祖以杖擊碓三下而去惠能即會祖意三鼓入室祖以袈裟遮闔不令人見為說金剛經至應無所住而生其心惠能言下大悟一切萬法不離自性遂啟祖言何期自性本自清淨何期自性本不生滅何期自性本自具足何期自性本無動搖何期自性能生萬法祖知悟本性謂惠能曰不識本心學法

無益若識自本心見自本性即名丈夫天人師
佛三更受法人盡不知便傳頓教及衣鉢云汝
為第六代祖善自護念廣度有情流布將來無
令斷絕聽吾得曰

有情來下種 因地果還生

無情亦無種 無性亦無生

祖復曰昔達磨大師初來此土人未知信故傳
此衣以為信體代代相承法則以心傳心皆令
自悟自解自古佛佛惟傳本體師師密付本心

壇經

七

衣為爭端止汝勿傳若傳此衣命如懸絲汝須
速去恐人害汝惠能啓曰向其處去祖云逢懷
則止遇會則藏三更領得衣鉢五祖送至九江
驛祖令上船惠能隨即把船祖云合是吾渡汝
惠能云迷時師度悟了自度度名雖一用處不
同惠能生在邊方語音不正蒙師付法今已得
悟只合自性自度祖云如是如是以後佛法由
汝大行矣汝今好去努力向南不宜速說佛法
難起惠能辭違祖已發足南行兩月中間至大

庾嶺五祖歸數日不上堂眾疑請問曰和尚少
病少惱否曰病即無衣法已南矣問誰人
傳授曰能者得逐後數百人來欲奪衣鉢一僧
之眾乃知焉

俗姓陳名惠明先是四品將軍性行麤健極意
參尋為眾人先趨及惠能惠能擲下衣鉢隱草
莽中惠明至提掇不動乃喚云行者行者我為
法來不為衣來惠能遂出坐盤石上惠明作禮
云望行者為我說法惠能云汝既為法而來可
屏息諸緣勿生一念吾為汝說明良久惠能曰
不思善不思惡正與麼時那箇是明上座本來

壇經

八

面目惠明言下大悟復問云上來密語密意外
還更有密意否惠能云與汝說者即非密也汝
若返照密在汝邊明曰惠明雖在黃梅實未省
自己面目今蒙指示如人飲水冷暖自知今行
者即惠明師也惠能曰汝若如是吾與汝同師
黃梅善自護持明又問惠明今後向甚處去惠
能曰逢袁則止遇明則居明禮辭明回至嶺下
時崔嵬竟無踪跡當別道尋之趣眾
咸以為然惠明後改道明避師上字惠能後至
曹溪又被惡人尋逐乃於四會避難獵人隊中

死經一十五載時與獵人隨宜說法獵人常令守網每見生命盡放之每至飯時以菜寄煮肉鍋或問則對曰但喫肉邊菜一日思惟時當弘法不可終遷遂出至廣州法性寺值印宗法師講涅槃經因二僧論風旛義一曰風動一曰旛動議論不已惠能進曰不是風動不是旛動仁者心動一眾駭然印宗延至上席徵詰奧義見惠能言簡理當不由文字宗云行者定非常人久聞黃梅衣法南來莫是行者否惠能曰不敢

壇經 九

宗於是作禮告請傳來衣鉢出示大眾宗復問曰黃梅付囑如何指授惠能曰指授即無惟論見性不論禪定解脫宗曰何不論禪定解脫謂曰為是二法不是佛法佛法是不二之法宗又問如何是佛法不二之法惠能曰法師講涅槃經明佛性是佛法不二之法如高貴德王菩薩白佛言犯四重禁作五逆罪及一闍提等當斷善根佛性否佛言善根有二一者常二者無常佛性非常非無常是故不斷名為不二一者善

二者不善佛性非善非不善是名不二蘊之與界凡夫見二智者了達其性無二無二之性即是佛性印宗聞說歡喜合掌言某甲講經猶如瓦礫仁者論義猶如真金於是為惠能剃髮願事為師惠能遂於菩提樹下開東山法門惠能於東山得法辛苦受盡命似懸絲今日得與史君官僚僧尼道俗同此一會莫非累劫之緣亦是過去生中供養諸佛同種善根方始得聞如上頓教得法之因教是先聖所傳不是惠能自智願聞先聖教者各令淨心聞了各自除疑如先代聖人無別一眾聞法歡喜作禮而退

壇經 十

般若品第二

次日韋史君請益師陞座告大眾曰總淨心念摩訶般若波羅蜜多復云善知識菩提般若之智世人本自有之只緣心迷不能自悟須假大善知識示導見性當知愚人智人佛性本無差別只緣迷悟不同所以有愚有智吾今為說摩訶般若波羅蜜法使汝等各得智慧志心諦聽

吾爲汝說善知識世人終日口念般若若不識自性般若猶如說食不飽口但說空萬劫不得見性終無有益善知識摩訶般若波羅蜜是梵語此言大智慧到彼岸此須心行不在口念口念心不行如幻如化如露如電口念心行則心心相應本性是佛離性無別佛何名摩訶摩訶是天心量廣大猶如虛空無有邊畔亦無方圓大小亦非青黃赤白亦無上下長短亦無嗔無喜無是無非無善無惡無有頭尾諸佛刹土盡同

壇經

十二

虛空世人妙性本空無有一法可得自性真空亦復如是善知識莫聞吾說空便即著空第一莫著空若空心靜坐即著無記空善知識世界虛空能含萬物色像日月星宿山河大地泉源溪澗草木叢林惡人善人惡法善法天堂地獄一切大海須彌諸山總在空中世人性空亦復如是善知識自性能含萬法是大萬法在諸人性中若見一切人惡之與善盡皆不取不捨亦不染著心如虛空名之爲大故曰摩訶善知識

迷人口說智者心行又有迷人空心靜坐百無所思自稱爲大此一輩人不可與語爲邪見故善知識心量廣大徧周法界用印了了分明應用便知一切一切即一一即一切去來自由心體無滯即是般若善知識一切般若智皆從自性而生不從外入莫錯用意名爲真性自用一真一切真心量大事不行小道口莫終日說空心中不修此行恰似凡人自稱國王終不可得非吾弟子善知識何名般若般若者唐言智慧

壇經

十二

也一切處所一切時中念念不愚常行智慧即是般若行一念愚即般若絕一念智即般若若世人愚迷不見般若口說般若心中常愚常自言我修般若念念說空不識真空般若無形相智慧心禪是若作如是解即名般若智何名波羅蜜此是西國語唐言到彼岸解義離生滅著境生滅起如水有波浪即是於此岸離境無生滅如水常通流即名爲彼岸故號波羅蜜善知識迷人口念當念之時有妄有非念念若行是

名真性悟此法者是般若法修此行者是般若行不修即凡一念修行自身等佛善知識凡夫即佛煩惱即菩提前念迷即凡夫後念悟即佛前念著境即煩惱後念離境即菩提善知識摩訶般若波羅蜜最尊最上最第一無住無往亦無來三世諸佛從中出當用大智慧打破五蘊煩惱塵勞如此修行定成佛道變三毒為戒定慧善知識我此法門從一般若生八萬四千智慧何以故為世人有八萬四千塵勞若無塵勞

壇經 十三

智慧常現不離自性悟此法者即是無念無憶無著不起誑妄用自真如性以智慧觀照於一切法不取不捨即是見性成佛道善知識若欲入甚深法界及般若三昧者須修般若行持誦金剛般若經即得見性當知此經功德無量無邊經中分明讚歎莫能具說此法門是最上乘為大智人說為上根人說小根小智人聞心生不信何以故譬如大龍下雨於閻浮提城邑聚落悉皆漂流如漂葉葉若雨大海不增不減若

大乘人若最上乘人聞說金剛經心開悟解故知本性自有般若之智自用智慧常觀照故不假文字譬如雨水不從天有元是龍能興致令一切眾生一切草木有情無情悉皆蒙潤百川眾流却入大海合為一體眾生本性般若之智亦復如是善知識小根之人聞此頓教猶如草木根性小者若被大雨悉皆自倒不能增長小根之人亦復如是元有般若之智與大智人更無差別因何聞法不自開悟緣邪見障重煩惱根深猶如大雲覆蓋於日不得風吹日光不現般若之智亦無大小為一切眾生自心迷悟不同迷心外見修行覓佛未悟自性即是小根若開悟頓教不執外修但於自心常起正見煩惱塵勞常不能染即是見性善知識內外不住去來自由能除執心通達無礙能修此行與般若經本無差別善知識一切修多羅及諸文字大小二乘十二部經皆因人置因智慧性方能建立若無世人一切萬法本自不有故知萬法本

壇經 十四

自人與一切經書因人說有緣其人中有愚有
 智愚為小人智為大人愚者問於智人智者與
 愚人說法愚人忽悟解心開即與智人無別善
 知識不悟即佛是眾生一念悟時眾生是佛故
 知萬法盡在自心中頓見真如本性菩薩戒經
 云我本元自性清淨若識自心見性皆成佛道
 淨名經云即時豁然還得本心善知識我於忍
 和尚處一聞言下便悟頓見真如本性是以將
 此教法流行令學道者頓悟菩提各自觀心自
 壇經
 七五
 見本性若自不悟須覓大善知識解最上乘法
 者直示正路是善知識有大因緣所謂化蕩令
 得見性一切善法因善知識能發起故三世諸
 佛十二部經在人性中本自具有不能自悟須
 求善知識指示方見若自悟者不假外求若一
 向執謂須他善知識望得解脫者無有是處何
 以故自心內有知識自悟若起邪迷妄念顛倒
 外善知識雖有教授救不可得若起正真般若
 觀照一剎那間妄念俱滅若識自性一悟即至

佛地善知識智慧觀照內外明徹識自本心若
 識本心即本解脫若得解脫即是般若三昧般
 若三昧即是無念何名無念若見一切法心不
 染著是為無念用即徧一切處亦不著一切處
 但淨本心使六識出六門於六塵中無染無雜
 來去自由通用無滯即是般若三昧自在解脫
 名無念行若百物不思當令念絕即是法縛即
 名邊見善知識悟無念法者萬法盡通悟無念
 法者見諸佛境界悟無念法者至佛地位善知
 壇經
 六
 識後代得吾法者將此頓教法門於同見同行
 發願受持如事佛故終身而不退者欲入聖位
 然須傳授從上以來默傳分付不得匿其正法
 若不同見同行在別法中不得傳付損彼前人
 究竟無益恐愚人不解謗此法門百劫千生斷
 佛種性善知識吾有一無相頌各須誦取在家
 出家但依此修若不自修惟記吾言亦無有益
 聽吾頌曰
 說通及心通 如日處虛空

唯傳見性法	出世破邪宗
法卽無頓漸	迷悟有遲疾
只此見性門	愚人不可悉
說卽雖萬般	合理還歸一
煩惱暗宅中	常須生慧日
邪來煩惱至	正來煩惱除
邪正俱不用	清淨至無餘
菩提本自性	起心卽是妄
淨心在妄中	但正無三障
壇經	七
世人若修道	一切盡不妨
常自見已過	與道卽相當
色類自有道	各不相妨惱
離道別覓道	終身不見道
波波度一生	到頭還自懊
欲得見真道	行正卽是道
自若無道心	闍行不見道
若真修道人	不見世間過
若見他人非	自非却是左

他非我不非	我非自有過
但自却非心	打除煩惱破
憎愛不關心	長伸兩脚卧
欲擬化他人	自須有方便
勿令彼有疑	卽是自性現
佛法在世間	不離世間覺
離世覓菩提	恰如求兔角
正見名出世	邪見名世間
邪正盡打却	菩提性宛然
壇經	六
此頌是頓教	亦名大法船
迷聞經累劫	悟則剎那間
師復曰今於大梵寺說此頓教普願法界衆生	
言下見性成佛時韋史君與官僚道俗聞師所	
說無不省悟一時作禮皆歎善哉何期嶺南有	
佛出世	
決疑品第三	
一日韋刺史爲師設大會齋齋訖刺史請師陞	
座同官僚士庶肅容再拜問曰弟子聞和尚說	

法實不可思議今有少疑願大慈悲特爲解說
師曰有疑卽問吾當爲說章公曰和尚所說可
不是達磨大師宗旨乎師曰是公曰弟子聞達
磨初化梁武帝帝問云朕一生造寺度僧布施
設齋有何功德達磨言實無功德弟子未達此
理願和尚爲說師曰實無功德勿疑先聖之言
武帝心邪不知正法造寺度僧布施設齋名爲
求福不可將福便爲功德功德在法身中不在
修福師又曰見性是功平等是德念念無滯常

壇經

九

見本性真實妙用名爲功德內心謙下是功外
行於禮是德自性建立萬法是功心體離念是
德不離自性是功應用無染是德若覓功德法
身但依此作是真功德若修功德之人心卽不
輕常行普敬心常輕人吾我不斷卽自無功自
性虛妄不實卽自無德爲吾我自大常輕一切
故善知識念念無間是功心行平直是德自修
性是功自修身是德善知識功德須自性內見
不是布施供養之所求也是以福德與功德別

武帝不識真理非我祖師有過刺史又問曰弟
子常見僧俗念阿彌陀佛願生西方請和尚說
得生彼否願爲破疑師言史君善聽惠能與說
世尊在舍衛城中說西方引化經文分明去此
不遠若論相說里數有十萬八千卽身中十惡
八邪便是說遠說遠爲其下根說近爲其上智
人有兩種法無兩般迷悟有殊見有遲疾迷人
念佛求生於彼悟人自淨其心所以佛言隨其
心淨卽佛土淨史君東方人但心淨卽無罪雖

壇經

十

西方人心不淨亦有罪東方人造罪念佛求生
西方西方人造罪念佛求生何國凡愚不了自
性不識身中淨土願東願西悟人在處一般所
以佛言隨所住處恒安樂史君心地但無不善
西方去此不遠若懷不善之心念佛往生難到
今勸善知識先除十惡卽行十善後除八邪乃
過八千念念見性常行平直到如彈指便覩彌
陀史君但行十善何須更願往生不斷十惡之
心何佛卽來迎請若悟無生頓法見西方只在

剎那不悟念佛求生路遙如何得達惠能與諸人移西方如剎那間目前便見各願見否眾皆頂禮云若此處見何須更願往生願和尚慈悲便現西方普令得見師言大衆世人自色身是城眼耳鼻舌是門外有五門內有意門心是地性是王王居心地上性在王在性去王無性在身心存性去身心壞佛向性中作莫向身外求自性迷卽是衆生自性覺卽是佛慈悲卽是觀音喜捨名爲勢至能淨卽釋迦平直卽彌陀人

壇經 主

我是須彌邪心是海水煩惱是波浪毒害是惡龍虛妄是鬼神塵勞是魚鼈貪嗔是地獄愚癡是畜生善知識常行十善天堂便至除人我須彌倒去邪心海水竭煩惱無波浪滅毒害心魚龍絕自心地上覺性如來放大光明外照六門清淨能破六欲諸天自性內照三毒卽除地獄等罪一時消滅內外明徹不異西方不作此修如何到彼大衆聞說了然見性悉皆禮拜俱歎善哉唱言普願法界衆生聞者一時悟解師言

善知識若欲修行在家亦得不由在寺在家能行如東方人心善在寺不修如西方人心惡但心清淨卽是自性西方韋公又問在家如何修行願爲教授師言吾與大衆作無相_心依此修常與吾同處無別若不作此修_心出家於道何益頌曰

心平何勞持戒 行直何用修禪
 恩則親養父母 義則上下相憐
 讓則尊卑和睦 忍則衆惡無喧

壇經 主

若能鑽木出火 淤泥定生紅蓮
 苦口的是良藥 逆耳必是忠言
 改過必生智慧 護短心內非賢
 日用常行饒益 成道非由施錢
 菩提只向心覓 何勞向外求玄
 聽說依此修行 天堂只在目前

師復曰善知識總須依偈修行見取自性直成佛道法不相待衆人且散吾歸曹溪衆若有疑却來相問時刺史官僚在會善男信女各得開

悟信受奉行

定慧品第四

師示眾云善知識我此法門以定慧為本大眾勿迷言定慧別定慧一體不是二定是慧體慧是定用即慧之時定在慧即定之時慧在定若識此義即是定慧等學諸學道人莫言先定發慧先慧發定各別作此見者法有二相口說善語心中不善空有定慧定慧不等若心口俱善內外一種定慧即等自悟修行不在於諍若諍

壇經

三

先後即同迷人不斷勝負却增我法不離四相善知識定慧猶如何等猶如燈光有燈即光無燈即暗燈是光之體光是燈之用名雖有二體本同一此定慧法亦復如是師示眾云善知識一行三昧者於一切處行住坐卧常行一直心是也如淨名經云直心是道場直心是淨土莫心行諂曲口但說直口說一行三昧不行直心但行直心於一切法勿有執著迷人著法相執一行三昧直言坐不動妄不

起心即是一行三昧作此解者即同無情却是障道因緣

障道因緣

師示眾云善知識道須通流何以却滯心不住法道即通流心若住法名為自縛若言坐不動是只如舍利弗宴坐林中却被維摩詰訶善知識又有人教坐看心觀靜不動不起從此置功迷人不會便執成顛如此者眾如是相教故知大錯

師示眾云善知識本來正教無有頓漸人性自

壇經

四

有利鈍迷人漸契悟人頓修自識本心自見本性即無差別所以立頓漸之假名善知識我此法門從上以來先立無念為宗無相為體無住為本無相者於相而離相無念者於念而無念無住者人之本性於世間善惡好醜乃至冤之與親言語觸刺欺爭之時並將為空不思酬害念念之中不思前境若前念今念念念念相續不斷名為繫縛於諸法上念念不住即無縛也此是以無住為本善知識外離一切相名為

無相能離於相卽法體清淨此是以無相爲體
 善知識於諸境上心不染曰無念於自念上常
 離諸境不於境上生心若只百物不思念盡除
 却一念絕卽成別處受生是爲大錯學道者思
 之若不識法意自錯猶可更勸他人自迷不見
 又謗佛經所以立無念爲宗善知識云何立無
 念爲宗只緣口說見性迷人於境上有念念上
 便起邪見一切塵勞妄想從此而生自性本無
 一法可得若有所得妄說禍福卽是塵勞邪見

壇經

三五

師示衆云此門坐禪元不著心亦不著淨亦不
 是不動若言著心心元是妄知心如幻故無所
 著也若言著淨人性本淨由妄念故蓋覆真如
 但無妄想性自清淨起心著淨却生淨妄妄無
 處所著者是妄淨無形相却立淨相言是工夫
 作此見者障自本性却被淨縛善知識若修不
 動者但見一切人時不見人之是非善惡過患
 卽是自性不動善知識迷人身雖不動開口便
 說他人是非長短好惡與道違背若著心著淨

壇經

三五

故此法門立無念爲宗善知識無者無何事念
 者念何物無者無二相無諸塵勞之心念者念
 真如本性真如卽是念之體念卽是真如之用
 真如自性起念非眼耳鼻舌能念真如有性所
 以起念真如若無眼耳鼻舌聲當時卽壞善知識
 真如自性起念六根雖有見聞覺知不染萬境
 而真性常自在故經云能善分別諸法相於第
 一義而不動

妙行品第五

卽障道也
 師示衆云善知識何名坐禪此法門中無障無
 礙外於一切善惡境界心念不起名爲坐內見
 自性不動名爲禪善知識何名禪定外離相爲
 禪內不亂爲定外若著相內心卽亂外若離相
 心卽不亂本性自淨自定只爲見境思境卽亂
 若見諸境心不亂者是真定也善知識外離相
 卽禪內不亂卽定外禪內定是爲禪定菩薩戒
 經云我本性元自清淨善知識於念念中自見

本性清淨自修自行自成佛道

懺悔品第六

時大師見廣韶洎四方士庶駢集山中聽法於是陞座告衆曰來諸善知識此事須從自性中起於一切時念念自淨其心自修自行見自己法身見自心佛自度自戒始得不假到此既從遠來一會于此皆共有緣今可各各胡跪先爲傳自性五分法身香次授無相懺悔衆胡跪師曰一戒香卽自心中無非無惡無嫉妬無貪嗔

壇經

三七

無劫害名戒香二定香卽觀諸善惡境相自心不亂名定香三慧香自心無礙常以智慧觀照自性不造諸惡雖修衆善心不執著敬上念下矜恤孤貧名慧香四解脫香卽自心無所攀緣不思善不思惡自在無礙名解脫香五解脫知見香自心旣無所攀緣善惡不可沉空守寂卽須廣學多聞識自本心達諸佛理和光接物無我無人直至菩提眞性不易名解脫知見香善知識此香各自內薰莫向外覓今與汝等授無

相懺悔滅三世罪令得三業清淨善知識各隨

語一時道弟子等從前念念及後念念念不被愚迷染從前所有惡業愚迷等罪悉皆懺悔願一時消滅永不復起弟子等從前念念及後念念念不被憍誑染從前所有惡業憍誑等罪悉皆懺悔願一時消滅永不復起弟子等從前念念及後念念念不被嫉妬染從前所有惡業嫉妬等罪悉皆懺悔願一時消滅永不復起善知識已上是爲無相懺悔云何名懺云何

壇經

三九

名懺懺者懺其前德從前所有惡業愚迷憍誑嫉妬等罪悉皆盡懺永不復起是名爲懺懺者悔其後過從今已後所有惡業愚迷憍誑嫉妬等罪今已覺悟悉皆永斷永不復作是名爲悔故稱懺悔凡夫愚迷只知懺其前德不知悔其後過以不悔故前罪不滅後過又生前罪旣不滅後過復又生何名懺悔善知識旣懺悔已與善知識發四弘誓願各須用心正聽自心衆生無邊誓願度自心煩惱無邊誓願斷自性法門

無盡誓願學自性無上佛道誓願成善知識大
家豈不道衆生無邊誓願度恁麼道且不是惠
能度善知識心中衆生所謂邪迷心誑妄心不
善心嫉妬心惡毒心如如是等心盡是衆生各須
自性自度是名真度何名自性自度卽自心中
邪見煩惱愚癡衆生將正見度既有正見使般
若智打破愚癡迷妄衆生各自度邪來正度
迷來悟度愚來智度惡來善度如是度者名爲
真度又煩惱無邊誓願斷將自性般若智除却

壇經
元

虛妄思想心是也又法門無盡誓願學須自見
性常行正法是名真學又無上佛道誓願成既
常能下心行於真正離迷離覺常生般若除真
除妄卽見佛性卽言下佛道成常念修行是願
方法善知識今發四弘願了更與善知識授無
相三歸依戒善知識歸依覺兩足尊歸依正離
欲尊歸依淨衆中尊從今日去稱覺爲師更不
歸依邪魔外道以自性三寶常自證明勸善知
識歸依自性三寶佛者覺也法者正也僧者淨

也自心歸依覺邪迷不生少欲知足能離財色
名兩足尊自心歸依正念念無邪見以無邪見
故卽無人我貢高貪愛執著名離欲尊自心歸
依淨一切塵勞愛欲境界自性皆不染著名衆
中尊若修此行是自歸依凡夫不會從日至夜
受三歸戒若然歸依佛佛在何處若不見佛憑
何所歸言却成妄善知識各自觀察莫錯用心
經文歸明言自歸依佛不言歸依他佛自佛不
無所依處今既自悟各須歸依自心三寶內調

壇經
三

心性外敬他人是自歸依也善知識既歸依自
三寶竟各各志心吾與說一體三身自性佛令
汝等見三身了然自悟自性總隨我道於自色
身歸依清淨法身佛於自色身歸依千百億化
身佛於自色身歸依圓滿報身佛善知識色身
是舍宅不可言歸向者三身佛在自性中世人
總有爲自心迷不見內性外覓三身如來不見
自身中有三身佛汝等聽說令汝等於自身中
見自性有三身佛此三身佛從自性生不從外

得何名清淨法身佛世人性本清淨萬法從自
 性生思量一切惡事卽生惡行思量一切善事
 卽生善行如是諸法在自性中如天常清日月
 常明爲浮雲蓋覆上明下暗忽遇風吹雲散上
 下俱明萬象皆現世人性常浮游如彼天雲善
 知識智如日慧如月智慧常明於外著境被妄
 念浮雲蓋覆自性不得明朗若遇善知識聞真
 正法自除迷妄內外明徹於自性中萬法皆現
 見性之人亦復如是此名清淨法身佛善知識

壇經

三

自心歸依自性是歸依真佛自歸依者除却自
 性中不善心嫉妬心諂曲心吾我心誑妄心輕
 人心慢他心邪見心貢高心及一切時中不善
 之行常見自己過不說他人好惡是自歸依常
 須下心普行恭敬卽是見性通達更無滯礙是
 自歸依何名千百億化身若不思萬法性本如
 空一念思量名爲變化思量惡事化爲地獄思
 量善事化爲天堂毒害化爲龍蛇慈悲化爲菩
 薩智慧化爲上界愚癡化爲下方自性變化甚

多迷人不能省覺念念起惡常行惡道回一念
 善智慧卽生此名自性化身佛何名圓滿報身
 譬如一燈能除千年暗一智能滅萬年愚莫思
 向前已過不可得常思於後念念圓明自見本
 性善惡雖殊本性無二無二之性名爲實性於
 實性中不染善惡此名圓滿報身佛自性起一
 念惡滅萬劫善因自性起一念善得恒沙惡盡
 直至無上菩提念念自見不失本念名爲報身
 善知識從法身思量卽是化身佛念念自性自

壇經

三

見卽是報身佛自悟自修自性功德是真歸依
 皮肉是色身色身是宅舍不言歸依也但悟自
 性三身卽識自性佛吾有一無相頌若能誦持
 言下令汝積劫迷罪一時消滅頌曰

迷人修福不修道 只言修福便是道
 布施供養福無邊 心中三惡元來造
 擬將修福欲滅罪 後世得福罪還在
 但向心中除罪緣 各自性中真懺悔
 忽悟大乘真懺悔 除邪行正卽無罪

學道常於自性觀 卽與諸佛同一類
 吾祖唯傳此頓法 普願見性同一體
 若欲當來覓法身 離諸法相心中洗
 努力自見莫悠悠 後念忽絕一世休
 若悟大乘得見性 虔恭合掌至心求
 師言善知識總須誦取依此修行言下見性雖
 去吾千里如常在吾邊於此言下不悟卽對面
 千里何勤遠來珍重好去一衆聞法靡不開悟
 歡喜奉行

壇經

機緣品第七

師自黃梅得法回至韶州曹侯村人無知者本舊
云師去時至曹侯村住九月餘日然師前自云
不經三十餘日便至黃梅乃見求道之切豈可
逗留故今 時有儒士劉志略禮遇甚厚志略有
 依作回至 姑爲尼名無盡藏常誦大涅槃經師暫聽卽知
 妙義遂爲解說尼乃執卷問字師曰字卽不識
 義卽請問尼曰字尚不識曷能會義師曰諸佛
 妙理非關文字尼驚異之遍告里中耆德云此
 是有道之士宜請供養有魏武侯玄孫曹叔良

及居民競來瞻禮時寶林古寺自隋末兵火已
 廢遂於故基重建梵宇延師居之俄成寶坊師
 住九月餘日又爲惡黨尋逐師乃遁于前山被
 其縱火焚草木師隱身挨入石中得免石今有
 師跌坐膝痕及衣布之紋因名避難石師憶五
 祖懷會止藏之處遂行隱于二邑焉

僧法海韶州曲江人也初叅祖師問曰卽心卽
 佛願垂指諭師曰前念不生卽心後念不滅卽
 佛成一切相卽心離一切相卽佛吾若具說窮
 劫不盡聽吾傷曰

壇經

卽心名慧 卽佛乃定 定慧等持
 意中清淨 悟此法門 由汝習性
 用本無生 雙修是正

法海言下大悟以偈讚曰

卽心元是佛 不悟而自屈
 我知定慧因 雙修離諸物

僧法達洪州人七歲出家常誦法華經來禮祖
 師頭不至地祖訶曰禮不投地何如不禮汝心

中必有一物蘊習何事耶曰念法華經已及三千部祖曰汝若念至萬部得其經意不以爲勝則與吾偕行汝今負此事業都不知過聽吾偈曰

禮本折慢幢 頭奚不至地

有我罪即生 忘功福無比

師又曰汝名什麼曰名法達師曰汝名法達何曾達法復說偈曰

汝今名法達 勤誦未休歇

壇經

空誦但循聲 明心號菩薩

汝今有緣故 吾今爲汝說

但信佛無言 蓮花從口發

達聞偈悔謝曰而今而後當謙恭一切弟子誦法華經未解經義心常有疑和尚智慧廣大願略說經中義理師曰法達法卽甚達汝心不達經本無疑汝心自疑汝念此經以何爲宗達曰學人根性暗鈍從來但依文誦念豈知宗趣師曰吾不識文字汝試取經誦之一徧吾當爲汝

解說法達卽高聲念經至譬喻品師曰止此經元來以因緣出世爲宗縱說多種譬喻亦無越於此何者因緣經云諸佛世尊唯以一大事因緣故出現於世一大事者佛之知見也世人外

迷著相內迷著空若能於相離相於空離空卽是內外不迷若悟此法一念心開是爲開佛知見佛猶覺也分爲四門開覺知見示覺知見悟覺知見入覺知見若聞開示便能悟入卽覺知見本來真性而得出現汝慎勿錯解經意見他

壇經

圭

道開示悟入自是佛之知見我輩無分若作此解乃是謗經毀佛也彼既是佛已具知見何用更開汝今當信佛知見者只汝自心更無別佛蓋爲一切衆生自蔽光明貪愛塵境外緣內擾甘受驅馳便勞他世尊從三昧起種種苦口勸令寢息莫向外求與佛無二故云開佛知見吾亦勸一切人於自心中常開佛之知見世人心邪愚迷造罪口善心惡貪嗔嫉妬諂佞我慢侵人害物自開衆生知見若能正心常生智慧觀

照自心止惡行善是自開佛之知見汝須念念
開佛知見勿開眾生知見開佛知見即是出世
開眾生知見即是世間汝若但勞勞執念以為
功課者何異犂牛愛尾達曰若然者但得解義
不勞誦經耶師曰經有何過豈障汝念只為迷
悟在人損益由已口誦心行即是轉經口誦心
不行即是被經轉聽吾偈曰

心迷法華轉 心悟轉法華

誦經久不明 與義作讎家

壇經

無念念即正 有念念成邪

有無俱不計 長御白牛車

達聞偈不覺悲泣言下大悟而告師曰法達從
昔已來實未曾轉法華乃被法華轉再啓曰經
云諸大聲聞乃至菩薩皆盡思共度量不能測
佛智今令凡夫但悟自心便名佛之知見自非
上根未免疑詢又經說三車羊鹿之車與白牛
之車如何區別願和尚再垂開示師曰經意分
明汝自迷背諸三乘人不能測佛智者患在度

量也饒伊盡思共推轉加懸遠佛本為凡夫說
不為佛說此理若不肯者從他退席殊不知坐
却白牛車更於門外覓三車況經文明向汝道
唯一佛乘無有餘乘若二若三乃至無數方便
種種因緣譬喻言詞是法皆為一佛乘故汝何
不省三車是假為昔時故一乘是實為今時故
只教汝去假歸實歸實之後實亦無名應知所
有珍財盡屬於汝由汝受用更不作父想亦不
作子想亦無用想是名持法華經從劫至劫手

壇經

不釋卷從晝至夜無不念時也達蒙啓發踊躍
歡喜以偈讚曰

經誦三千部 曹溪一句亡

未明出世旨 寧歇累生狂

羊鹿牛權設 初中後善揚

誰知火宅內 元是法中王

師曰汝今後方可名念經僧也達從此領玄旨
亦不輟誦經

僧智通壽州安豐人初看楞伽經約千餘遍而

如來知見學人雖聞此說猶未決了乞和尚開
示師曰彼師所說猶存見知故令汝未了吾今
示汝一偈

不見一法存無見 大似浮雲遮日面

不知一法守空知 還如太虛生閃電

此之知見瞥然興 錯認何曾解方便

汝當一念自知非 自己靈光常顯現

常聞偈已心意豁然乃述偈曰

無端起知見 著相求菩提

壇經

聖

情存一念悟 寧越昔時迷

自性覺源體 隨照枉遷流

不入祖師室 茫然趣兩頭

智常一日問師曰佛說三乘法又言最上乘弟

子未解願為教授師曰汝觀自本心莫著外法

相法無四乘人心自有等差見聞轉誦是小乘

悟法解義是中乘依法修行是大乘萬法盡通

萬法俱備一切不染離諸法相一無所得名最

上乘乘是行義不在口爭汝須自修莫問吾也

一切時中自性自如常禮謝執侍終師之世

僧志道廣州南海人也請益曰學人自出家覽

涅槃經十載有餘未明大意願和尚垂誨師曰

汝何處未明曰諸行無常是生滅法生滅滅已

寂滅為樂於此疑惑師曰汝作麼生疑曰一切

衆生當有二身謂色身法身也色身無常有生

有滅法身有常無知無覺經云生滅滅已寂滅

為樂者不審何身寂滅何身受樂若色身者色

身滅時四大分散全然是苦苦不可言樂若法

壇經

聖

身寂滅即同草木瓦石誰當受樂又法性是生

滅之體五蘊是生滅之用一體五用生滅是常

生則從體起用滅則攝用歸體若聽更生即有

情之類不斷不滅若不聽更生則永歸寂滅同

於無情之物如是則一切諸法被涅槃之所禁

伏尚不得生何樂之有師曰汝是釋子何習外

道斷常邪見而議最上乘法據汝所說即色身

外別有法身離生滅求於寂滅又誰涅槃常樂

言有身受用斯乃執吝生死耽著世樂汝今當

知佛為一切迷人認五蘊和合為自體相分別	一切法為外塵相好生惡滅念遷流不知夢	幻虛假枉受輪迴以常樂涅槃翻為苦相終日	馳求佛愍此故乃示涅槃真樂剎那無有生相	剎那無有滅相更無生滅可滅是則寂滅現前	當現前時亦無現前之量乃謂常樂此樂無有	受者亦無不受者豈有一體五用之名何況更	言涅槃禁伏諸法令永不生斯乃謗佛毀法聽	吾偈曰	壇經	聖
無上大涅槃	圓明常寂照	外道執為斷	目以為無作	六十二見本	何為真實義	通達無取捨	及以蘊中我	一一音聲相	不起凡聖見	
凡愚謂之歎	諸求二乘人	盡屬情所計	妄立虛假名	惟有過量人	以知五蘊法	外現眾色像	平等如夢幻			

不作涅槃解	二邊三際斷	常應諸根用	而不起用想	分別一切法	不起分別想	劫火燒海底	風鼓山相擊	真常寂滅樂	涅槃相如是	吾今強言說	令汝捨邪見	汝勿隨言解	許汝知少分	志道聞偈大悟躡躍作禮而退	行思禪師生吉州安城劉氏聞曹溪法席盛化	壇經	聖	
徑來參禮遂問曰當何所務即不落階級師曰	汝曾作什麼來曰聖諦亦不為師曰落何階級	曰聖諦尚不為何階級之有師深器之令師首	眾一日師謂曰汝當分化一方無令斷絕思既	得法遂回吉州青原山弘治紹化謚號弘濟禪	師	懷讓禪師金州杜氏子也初謁嵩山安國師安	發之曹溪參扣讓至禮拜師曰甚處來曰嵩山	師曰什麼物恁麼來曰說似一物即不中師曰										

還可修證否曰修證卽不無汚染卽不得師曰只此不汚染諸佛之所護念汝既如是吾亦如是讓豁然契會遂執侍左右一十五載日臻玄奧後往南嶽大闡禪宗教謚大慧禪師

永嘉玄覺禪師温州戴氏子少習經論精天台止觀法門因看維摩經發明心地偶師弟子玄策相訪與其劇談出言暗合諸祖策云仁者得法師誰曰我聽方等經論各有師承後於維摩經悟佛心宗未有證明者策云威音王已前卽

壇經

聖

得威音王已後無師自悟盡是天然外道云願仁者爲我證據策云我言輕曹溪有六祖大師四方雲集並是受法者若去則與偕行覺遂同策來叅達師三匝振錫而立師曰夫沙門者具三千威儀八萬細行大德自何方而來生大我慢覺曰生灰事大無常迅速師曰何不體取無生了無速乎曰體卽無生了本無速師曰如是如是玄覺方具威儀禮拜須臾告辭師曰返大速乎曰本自非動豈有速耶師曰誰知非動曰

仁者自生分別師曰汝甚得無生之意曰無生豈有意耶師曰無意誰當分別曰分別亦非意師曰善哉少留一宿時謂一宿覺後著證道歌盛行于世謚曰無相大師稱爲真覺焉

禪者智隍初叅五祖自謂已得正受庵居長坐積二十年師弟子玄策遊方至河朔聞隍之名造庵問云汝在此作什麼隍曰入定策云汝云入定爲有心入耶無心入耶若無心入者一切無情草木瓦石應合得定若有心入者一切有

壇經

吳

情含識之流亦應得定隍曰我正入定時不見有有無之心策云不見有有無之心卽是常定何有出入若有出入卽非大定隍無對良久問曰師嗣誰耶策云我師曹溪六祖隍云六祖以何爲禪定策云我師所說妙湛圓寂體用如如五陰本空六塵非有不出不入不定不亂禪性無住離住禪寂禪性無生離生禪想心如虛空亦無虛空之量隍聞是說徑來謁師師問云仁者何來隍具述前緣師云誠如所言師愍其遠

來遂垂開決隍於是大悟二十年所得心都無
影響其夜河北士庶聞空中有聲云隍禪師今
日得道隍後禮辭復歸河北開化四眾
有一童子名神會襄陽高氏子年十三自玉泉
來叅禮師曰知識遠來艱辛還將得本來否若
有本則合識主試說看會曰以無住爲本見卽
是主師曰這沙彌爭合取次語會乃問曰和尚
坐禪還見不見師以拄杖打三下云吾打汝是
痛不痛對曰亦痛亦不痛師曰吾亦見亦不見
神會問如何是亦見亦不見師云吾之所見常
見自心過罪不見他人是非好惡是以亦見亦
不見汝言亦痛亦不痛如何汝若不痛同其木
石若痛則同凡夫卽起恚恨汝向前見不見是
二邊痛不痛是生滅汝自性且不見敢爾弄人
神會禮拜悔謝師又曰汝若心迷不見問善知
識覓路汝若心悟卽自見性依法修行汝自迷
不見自心却來問吾見與不見吾見自知豈待
汝迷汝若自見亦不待吾迷何不自知自見乃

壇經

第七

問吾見與不見神會再禮百餘拜求謝過懺服
勤給侍不離左右一日師告衆曰吾有一物無
頭無尾無名無字無背無面諸人還識否神會
出曰是諸佛之本源神會之佛性師曰向汝道
無名無字汝便喚作本源佛性汝向去有把茆
蓋頭也只成箇知解宗徒祖師滅後會入京洛
大弘曹溪頓教著顯宗記盛行于世是謂荷澤
禪師
一僧問師云黃梅意旨甚麼人得師云會佛法
人得僧云和尚還得否師云我不會佛法
師一日欲濯所授之衣而無美泉因至寺後五
里許見山林鬱茂瑞氣盤旋師振錫卓地泉應
手而出積以爲池乃跪膝浣衣石上有蜀僧方
辯謁師師曰上人攻何事業曰善塑師正色曰
汝試塑看辯罔措過數日塑就真相可高七寸
曲盡其妙師笑曰汝善塑性不解佛性卽爲摩
頂授記永與人天爲福田仍以衣酬之辯取衣
分爲三一披塑像一自畱一用椽裏瘞地中誓

壇經

第八

日後得此衣乃吾出世住持於此重建殿宇宋嘉祐八年有僧惟先修殿掘地得衣如新像在高泉寺祈禱輒應有僧舉卧輪禪師偈云

卧輪有伎倆 能斷百思想

對境心不起 菩提日日長

師聞之曰此偈未明心地若依而行之是加繫縛因示一偈曰

惠能沒伎倆 不斷百思想

對境心數起 菩提作麼長

壇經 五无

頓漸品第八

時祖師居曹溪寶林神秀大師在荆南玉泉寺于時兩宗盛化人皆稱南能北秀故有南北二宗頓漸之分而學者莫知宗趣師謂眾曰法本一宗人有南北法即一種見有遲疾何名頓漸法無頓漸人有利鈍故名頓漸然秀之徒眾往往譏南宗祖師不識一字有何所長秀曰他得無師之智深悟上乘吾不如也且吾師五祖親傳衣法豈徒然哉吾恨不能遠去親近虛受國

恩汝等諸人毋滯於此可往曹溪叅決一日命

門人志誠曰汝聰明多智可為吾到曹溪聽法

若有所聞盡心記取還為吾說志誠稟命至曹

溪隨眾叅請不言來處時祖師告眾曰今有盜

法之人潛在此會志誠即出禮拜具陳其事師

曰汝從玉泉來應是細作對曰不是師曰何得

不是對曰未說即是說了不是師曰汝師若為

示眾對曰常指誨大眾住心觀淨長坐不卧師

曰住心觀淨是病非禪長坐拘身於理何益聽

壇經 五无

吾偈曰

生來坐不卧 死去卧不坐

元是臭骨頭 何為立功過

志誠再拜曰弟子在秀大師處學道九年不得

契悟今聞和尚一說便契本心弟子生歿事大

和尚大慈更為教示師曰吾聞汝師教示學人

戒定慧法未審汝師說戒定慧行相如何與吾

說看誠曰秀大師說諸惡莫作名為戒諸善奉

行名為慧自淨其意名為定彼說如此未審和

尚以何法誨人師曰吾若言有法與人即為誑汝但且隨方解縛假名三昧如汝師所說戒定慧實不可思議吾所見戒定慧又別志誠曰戒定慧只合一種如何更別師曰汝師戒定慧接大乘人吾戒定慧接最上乘人悟解不同見有遲疾汝聽吾說與彼同否吾所說法不離自性離體說法名為相說自性常迷須知一切萬法皆從自性起用是真戒定慧法聽吾偈曰

心地無非自性戒 心地無癡自性慧

壇經

至

心地無亂自性定 不增不減自金剛

身去身來本三昧

誠聞傷悔謝乃呈一偈

五蘊幻身 幻何究竟

迴趣真如 法還不淨

師然之復語誠曰汝師戒定慧勸小根智人吾戒定慧勸大根智人若悟自性亦不立菩提涅槃亦不立解脫知見無一法可得方能建立萬法若解此意亦名菩提涅槃亦名解脫知見見

性之人立亦得不立亦得去來自由無滯無礙應用隨作應語隨答普見化身不離自性即得自在神通遊戲三昧是名見性志誠再啟師曰如何是不立義師曰自性無非無癡無亂念念般若觀照常離法相自由自在縱橫盡得有何可立自性自悟頓悟頓修亦無漸次所以不立一切法諸法寂滅有何次第志誠禮拜願為執侍朝夕不懈 誠吉州太和人也

一僧志徹江西人本姓張名行昌少任俠自南

壇經

至

北分化二宗主雖亡彼我而徒侶競起愛憎時北宗門人自立秀師為第六祖而忌祖師傳衣為天下聞乃囑行昌來刺師師心通預知其事即置金十兩於座間時夜暮行昌入祖室將欲加害師舒頸就之行昌揮刃者三悉無所損師曰正劍不邪邪劍不正只負汝金不負汝命行昌驚仆久而方蘇求哀悔過即願出家師遂與金言汝且去恐徒眾翻害於汝汝可他日易形而來吾當攝受行昌稟旨宵遁後投僧出家一

日憶師之言遠來禮覲師曰吾久念汝汝來何
 晚曰昨蒙和尚捨罪今雖出家苦行終難報德
 其惟傳法度生乎弟子常覺涅槃經未曉常無
 常義乞和尚慈悲畧為解說師曰無常者即佛
 性也有常者即一切善惡諸法分別心也曰和
 尚所說大違經文師曰吾傳佛心印安敢違於
 佛經曰經說佛性是常和尚却言無常善惡諸
 法乃至菩提心皆是無常和尚却言是常此即
 相違令學人轉加疑惑師曰涅槃經吾昔聽尼
 壇經

無盡藏讀誦一遍便為講說無一字一義不合
 經文乃至為汝終無二說曰學人識量淺昧願
 和尚委曲開示師曰汝知否佛性若常更說什
 麼善惡諸法乃至窮劫無有一人發菩提心者
 故吾說無常正是佛說真常之道也又一切諸
 法若無常者即物物皆有自性容受生歿而真
 常性有不徧之處故吾說常者正是佛說真無
 常義佛比為凡夫外道執於邪常諸二乘人於
 常計無常共成八倒故於涅槃了義教中破彼

偏見而顯說真常真樂真我真淨汝今依言背
 義以斷滅無常及確定死常而錯解佛之圓妙
 最後微言縱覽千徧有何所益行昌忽然大悟
 說偈云

因守無常心	佛說有常性
不知方便者	猶春池拾磔
我今不施功	佛性而現前
非師相授與	我亦無所得

師曰汝今徹也宜名志徹徹禮謝而退

壇經

師見諸宗難問咸起惡心多集座下愍而謂曰
 學道之人一切善念惡念應當盡除無名可名
 名於自性無二之性是名實性於實性上建立
 一切教門言下便須自見諸人聞說總皆作禮
 請事為師

護法品第九

神龍元年上元日則天中宗詔云朕請安秀二
 師宮中供養萬幾之暇每究一乘二師推讓云
 南方有能禪師密授忍大師衣法傳佛心印可

請彼問今遣內侍薛簡馳詔迎請願師慈念速
 赴上京師上表辭疾願終林麓薛簡曰京城禪
 德皆云欲得會道必須坐禪習定若不因禪定
 而得解脫者未之有也未審師所說法如何師
 曰道由心悟豈在坐也經云若言如來若坐若
 卧是行邪道何故無所從來亦無所去無生無
 滅是如來清淨禪諸法空寂是如來清淨坐究
 竟無證豈况坐耶簡曰弟子回京主上必問願
 師慈悲指示心要傳奏兩宮及京城學道者譬
 增經
 五一
 如一燈然百千燈冥者皆明明無盡師云道
 無明暗明暗是代謝之義明明無盡亦是有盡
 相待立名故淨名經云法無有比無相待故簡
 曰明喻智慧暗喻煩惱修道之人倘不以智慧
 照破煩惱無始生處憑何出離師曰煩惱即是
 菩提無二無別若以智慧照破煩惱者此是二
 乘見解羊鹿等機上智大根悉不如是簡曰如
 何是大乘見解師曰明與無明凡夫見二智者
 了達其性無二無二之性即是實性實性者處

凡愚而不滅在賢聖而不增住煩惱而不亂居
 禪定而不寂不斷不常不來不去不在中間及
 其內外不生不滅性相如如常住不遷名之曰
 道簡曰師曰不生不滅何異外道師曰外道所
 說不生不滅者將滅止生以生顯滅滅猶不滅
 生說不生我說不生不滅者本自無生今亦不
 滅所以不同外道汝若欲知心要但一切善惡
 都莫思量自然得入清淨心體湛然常寂妙用
 恒沙簡蒙指教豁然大悟禮辭歸闕表奏師語
 增經
 五一
 其年九月三日有詔獎諭師曰師辭老疾為朕
 修道國之福田師若淨名託疾毗耶闡揚大乘
 傳諸佛心談不二法薛簡傳師指授如來知見
 朕積善餘慶宿種善根值師出世頓悟上乘感
 荷師恩頂戴無已并奉磨納袈裟及水晶鉢敕
 韶州刺史修飾寺宇賜師舊居為國恩寺焉
 付囑品第十
 師一日喚門人法海志誠法達神會智常智通
 志徹志道法珍法如等曰汝等不同餘人吾滅

度後各為一方師吾今教汝說法不失本宗先
 須舉三科法門動用三十六對出沒即離兩邊
 說一切法莫離自性忽有人問汝法出語盡雙
 皆取對法來去相因究竟三法盡除更無去處
 三科法門者陰界入也陰是五陰色受想行識
 是也入是十二入外六塵色聲香味觸法內六
 門眼耳鼻舌身意是也界是十八界六塵六門
 六識是也自性能含萬法名含藏識若起思量
 即是轉識生六識出六門見六塵如是一十八
 壇經 无

界皆從自性起用自性若邪起十八邪自性若
 正起十八正含惡用即眾生用善用即佛用用
 由何等由自性有對法外境無情五對天與地
 對日與月對明與暗對陰與陽對水與火對此
 是五對也法相語言十二對語與法對有與無
 對有色與無色對有相與無相對有漏與無漏
 對色與空對動與靜對清與濁對凡與聖對僧
 與俗對老與少對大與小對此是十二對也自
 性起用十九對長與短對邪與正對癡與慧對

愚與智對亂與定對慈與毒對戒與非對直與
 曲對實與虛對險與平對煩惱與菩提對常與
 無常對悲與害對喜與嗔對捨與慳對進與退
 對生與滅對法身與色身對化身與報身對此
 是十九對也師言此三十六對法若解用即道
 貫一切經法出入即離兩邊自性動用共人言
 語外於相離相內於空離空若全著相即長邪
 見若全執空即長無明執空之人有謗經直言
 不用文字既云不用文字人亦不合語言只此
 壇經 无

語言便是文字之相又云直道不立文字即此
 不立兩字亦是文字見人所說便即謗他言著
 文字汝等須知自迷猶可又謗佛經不要謗經
 罪障無數若著相於外而作法求真或廣立道
 場說有無之過患如是之人累劫不可見性但
 聽依法修行又莫百物不思而於道性窒礙若
 聽說不修令人反生邪念但依法修行無住相
 法施汝等若悟依此說依此用依此行依此作
 即不失本宗若有人問汝義問有將無對問無

將有對問凡以聖對問聖以凡對二道相因生
 中道義汝一問一對餘問一依此作即不失理
 也設有人問何名為暗答云明是因暗是緣明
 沒則暗以明顯晦以暗顯明來去相因成中道
 義餘問悉皆如此汝等於後傳法依此轉相教
 授勿失宗旨

師於太極元年壬子延和七月舊本作先天元
年考唐書是年
 五月改延和八月玄
宗即位方改元先天命門人往新州國恩寺建
 壇仍令促工次年夏末落成七月一日集徒眾

壇經 无

曰吾至八月欲離世間汝等有疑早須相問為
 汝破疑令汝迷盡吾若去後無人教汝法海等
 聞悉皆涕泣惟有神會神情不動亦無涕泣師
 云神會小師却得善不善等毀譽不動哀樂不
 生餘者不得數年山中竟修何道汝今悲泣為
 憂阿誰若憂吾不知去處吾自知去處若吾不
 知去處終不預報於汝汝等悲泣蓋為不知吾
 去處若知吾去處即不合悲泣法性本無生滅
 去來汝等盡坐吾與汝說一偈名曰真假動靜

得汝等誦取此偈與吾意同依此修行不失宗
 旨眾僧作禮請師作偈曰

一切無有真 不以見於真
 若見於真者 是見盡非真
 若能自有真 離假即心真
 自心不離假 無真何處真
 有情即解動 無情即不動
 若修不動行 同無情不動
 若覓真不動 動上有不動

壇經 卒

不動是不動 無情無佛種
 能善分別相 第一義不動
 但作如此見 即是真如用
 報諸學道人 努力須用意
 莫於大乘門 却執生滅智
 若言下相應 即共論佛義
 若實不相應 合掌令歡喜
 此宗本無諍 諍即失道意
 執逆諍法門 自性入生滅

時徒衆聞說傷已普皆作禮並體師意各各懺
心依法修行更不敢諍乃知大師不久住世法
海上座再拜問曰和尚入滅之後衣法當付何
人師曰吾於大梵寺說法以至於今抄錄流行
目曰法寶壇經汝等守護遞相傳授度諸學生
但依此說是名正法今爲汝等說法不付其衣
蓋爲汝等信根淳熟決定無疑堪任大事然據
先祖達磨大師付授傷意衣不合傳偈曰

吾本來茲土 傳法救迷情

壇經

空

一花開五葉 結果自然成

師復曰汝等若欲成就種智須達一相三昧一
行三昧若於一切處而不住相於彼相中不生
憎愛亦無取捨不念利益成壞等事安閑恬靜
虛融澹泊此名一相三昧若於一切處行住坐
卧純一直心不動道場真成淨土此名一行三
昧若人具二三昧如地有種含藏長養成熟其
實一相一行亦復如是我今說法猶如時雨普
潤大地汝等佛性譬諸種子遇茲霑洽悉皆發

生承吾旨者決獲菩提依吾行者定證妙果聽
吾偈曰

心地含諸種 普雨悉皆萌

頓悟花情已 菩提果自成

師說傷已曰其法無二其心亦然其道清淨亦
無諸相汝等慎勿觀靜及空其心此心本淨無
可取捨各自努力隨緣好去爾時徒衆作禮而
退

大師七月八日忽謂門人曰吾欲歸新州汝等

壇經

空

速理舟楫大衆哀留甚堅師曰諸佛出現猶示
涅槃有來必去理亦常然吾此形骸歸必有所
衆曰師從此去早晚可回師曰葉落歸根來時
無口又問曰正法眼藏傳付何人師曰有道者
得無心者通曰未知從上佛祖應現已來傳授
幾代願垂開示師云古佛應世已無數量不可
計也今以七佛爲始過去莊嚴劫
毘婆尸佛
尸棄佛

毗舍浮佛今賢劫
拘留孫佛
拘那含牟尼佛
迦葉佛
釋迦文佛是為七佛
釋迦文佛首傳摩訶迦葉尊者
第二阿難尊者
第三商那和修尊者
第四優波鞠多尊者
壇經
第五提多迦尊者
第六彌遮迦尊者
第七婆須蜜多尊者
第八佛馱難提尊者
第九伏馱蜜多尊者
第十脇尊者
十一富那夜奢尊者
十二馬鳴大士
十三迦毗摩羅尊者

空

十四龍樹大士
十五迦那提婆尊者
十六羅睺羅多尊者
十七僧伽難提尊者
十八伽耶舍多尊者
十九鳩摩羅多尊者
二十闍耶多尊者
二十一婆修盤頭尊者
二十二摩拏羅尊者
壇經
二十三鶴勒那尊者
二十四師子尊者
二十五婆舍斯多尊者
二十六不如蜜多尊者
二十七般若多羅尊者
二十八菩提達磨尊者
二十九慧可大師
三十僧粲大師
三十一道信大師

空

此土是為初祖

三十二弘忍大師

惠能是為三十三祖

從上諸祖各有稟承汝等向後遞代流傳毋令乖誤又問此後無有難否師曰吾滅後五六年當有一人欲取吾首聽吾識曰

頭上養親

口裏須食

遇滿之難

楊柳為官

大師先天二年癸丑歲八月初三日是年十二月改元開元於國恩寺齋罷謂諸徒眾曰汝等

壇經

空

各依位坐吾與汝別法海白言和尚留何教法令後代迷人得見佛性師言汝等諦聽後代迷人若識眾生即是佛性若不識眾生萬劫覓佛難逢吾今教汝識自心眾生見自心佛性欲求見佛但識眾生只為眾生迷佛非是佛迷眾生自性若悟眾生是佛自性若迷佛是眾生自性平等眾生是佛自性邪險佛是眾生汝等心若險曲即佛在眾生中一念平直即是眾生成佛我心自有佛自佛是真佛自若無佛心何處求

真佛汝等自心是佛更莫狐疑外無一物而能

建立皆是本心生萬種法故經云心生種種法

生心滅種種法滅吾今留一偈與汝等別名自性真佛偈後代之人識此偈意自見本心自成佛道偈曰

真如自性是真佛

邪見三毒是魔王

邪迷之時魔在舍

正見之時佛在堂

性中邪見三毒生

即是魔王來住舍

正見自除三毒心

魔變成佛真無假

壇經

空

法身報身及化身 三身本來是一身
若向性中能自見 即是成佛菩提因
本從化身生淨性 淨性常在化身中
性使化身行正道 當來圓滿真無窮
姪性本是淨性因 除姪即是淨性身
性中各自離五欲 見性剎那即是真
今生若遇頓教門 忽遇自性見世尊
若欲修行覓作佛 不知何處擬求真
若能心中自見真 有真即是成佛因

不見自性外覓佛 起心總是大癡人	頓教法門今已留 救度世人須自修	報汝當來學道者 不作此見大悠悠	師說偈已告曰汝等好住吾滅度後莫作世情	悲泣兩淚受人弔問身着孝服非吾弟子亦非	正法但識自本心見自本性無動無靜無生無	滅無去無來無是無非無住無往恐汝等心迷	不會吾意今再囑汝令汝見性吾滅度後依此	修行如吾在日若違吾教縱吾在世亦無有益	寶奉	復說偈曰	兀兀不修善 騰騰不造惡	寂寂斷見聞 蕩蕩心無著	師說偈已端坐至三更忽謂門人曰吾行矣奄	然遷化于時異香滿室白虹屬地林木變白禽	獸哀鳴十一月廣韶新三郡官僚洎門人緇白	爭迎真身莫決所之乃焚香禱曰香烟指處師	所歸焉時香烟直貫曹溪十一月十三日遷神	龕併所傳衣鉢而回次年七月二十五日出龕
-----------------	-----------------	-----------------	--------------------	--------------------	--------------------	--------------------	--------------------	--------------------	----	------	-------------	-------------	--------------------	--------------------	--------------------	--------------------	--------------------	--------------------

弟子方辯以香泥上之門人憶念取首之記遂	先以鐵葉漆布固護師頸入捨忽於捨內白光	出現直上衝天三日始散韶州奏聞奉敕立碑	紀師道行師春秋七十有六年二十四傳衣三	十九祝髮說法利生三十七載得旨嗣法者四	十三人悟道超凡者莫知其數達磨所傳信衣	<small>係西域所</small>	<small>胸布也</small>	中宗賜磨衲寶鉢及方辯塑師真相并道具等	主捨侍者尸之永鎮寶林道場流傳壇經以顯	壇經	宗旨興隆三寶利羣生者	六祖大師法寶壇經
--------------------	--------------------	--------------------	--------------------	--------------------	--------------------	---------------------	--------------------	--------------------	--------------------	----	------------	----------

紀

入塔後至開元十年壬戌八月三日夜半忽聞營中如拽鐵索聲衆僧驚起見一孝子從塔中走出尋見師頸有傷具以賊事聞于州縣縣令楊侃刺史柳無忝得牒切加擒捉五日於石角村捕得賊人送韶州鞠問云姓張名淨滿汝州梁縣人於洪州開元寺受新羅僧金大悲錢二十千令取六祖大師首歸海東供養柳守開狀未卽加刑乃躬至曹溪問師上足令韜曰如

壇經

完

何處斷韜曰若以國法論理須誅夷但以佛教慈悲寬親平等況彼求欲供養罪可恕矣柳守加歎曰始知佛門廣大遂赦之上元元年肅宗遣使就請師衣鉢歸內供養至永泰元年五月五日代宗夢六祖大師請衣鉢七日敕刺史楊緘云朕夢感能禪師請傳衣袈裟却歸曹溪今遣鎮國大將軍劉崇景頂戴而送朕謂之國寶卿可於本寺如法安置專令僧衆親承宗旨者嚴加守護勿令遺墜後或爲人偷竊皆不遠而

獲如是者數四憲宗謚大鑑禪師塔曰元和靈照其餘事蹟係載唐尚書王維刺史柳宗元刺史劉禹錫等碑守塔沙門令韜錄

宋太祖開國之初王師平南海劉氏殘兵作梗師之塔廟鞠爲煨燼而真身爲守塔僧保護一無所損尋有制興修功未竟會

宋太宗卽位畱心禪門詔新師塔七層加謚大鑑真空禪師太平興國之塔

宋仁宗天聖十年具安輿迎師真身及衣鉢入

壇經

七

大內供養加謚大鑑真空普覺禪師

宋神宗加謚大鑑真空普覺圓明禪師本州復興梵刹事蹟元獻公晏殊所作碑記具載以後

宋 宗加謚廣照

肉身迨今猶存

重刻壇經書後

達磨初祖以此土羣習教乘悉被文字所障弗
悟教外別傳之旨得得航海西來斬新建立曰
不立曰直指如大火聚如金剛王劍勿容湊泊
唯大根大器乃能不顧危亡直下承當三拜得
髓詎不偉哉迨我

六祖膺記多生不復以文句現身特示椎魯凡
愚力建斯旨其隨機啓迪只就本地展演或時
雨露枯或迅雷震聳雖疊萬餘言于其中間

壇經書後

三

覓一文字相了不可得蓋直示本有本具深切
著明無世出世間智愚利鈍皆可易知易能離
天分不齊悟境非一究其指歸不失圓頓的旨
噫五葉遞承信心銘而後大闡直指之宗此經
真無餘蘊厥後五宗旺化繼往開來光明碩大
良有以夫樸濫竿四載因際時艱一籌莫展已
將山志重修鋟梓復見茲板成于慈師之手歲
久漫滅弗稱嚴重謹擇善手較定重刊廣惠來
學務使誦者因莊起敬因敬生悟忽然直見本

來方知與佛祖無二無別雖然文以載道道因
文顯只如達禪師云經誦三千部曹溪一句亡
此中大有論訛後學初機切須仔細
游兆執徐律中袈裟霞漳真樸謹書

壇經書後

三

享保癸卯八年十月念八日谷地邑居住
田宮氏梅隱居士法名物外施與云
此本邑之僧法名道牧字大牛曾
收權久矣居士看祖意語其故
山野書以記焉

梅龍無明明敬書

歲次丙辰夏金臺弟子荆應元
捐貲助刻板藏本山藏經閣永
遠流通